

古人如何“高考”

□兰 风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为了梦想奋力一搏。在古代，科举考试就如同今日的高考，是寒门学子改变命运的重要契机。漫漫科举路，同样充满了诸多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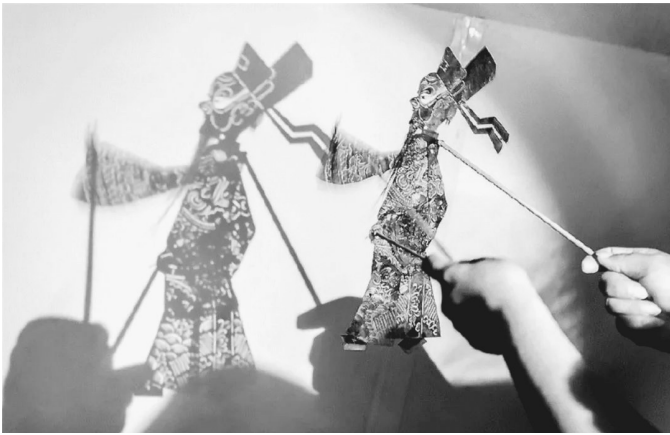
古代科举考试的封卷制度，堪称现代高考封卷制度的“鼻祖”。此制度始于唐代，完善于宋朝。宋太宗淳化年间，社会风气不佳，教育考试弊病丛生。监丞陈靖负责改革，推行“糊名考校”法，将试卷上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信息全部糊住，待阅卷结束，成绩公布后再拆封。这一举措有效防止了考试舞弊行为，让科考制度更加科学合理。然而，在封建官场腐败的大环境下，即便有封卷制度，仍有不法考官通过辨认考生字迹来作弊。于是，宋真宗赵恒在大中祥符八年下令设置誊录院，由书吏用朱笔誊抄科考试卷，考官依据誊抄副本评卷，将考试封卷推向了极致。

在古代科举中，书法可是一项重要的加分项。若想在科举中蟾宫折桂，不仅要具备深厚的经史功底、卓越的属文能力，还得有相当的书法造诣。像唐代的柳公权，乃唐宪宗元和三年戊子科状元，其柳体书法风刚劲有力；宋代的宋庠、文天祥，明代的杨慎、吴宽，清代的翁同龢、刘春霖等状元，他们的书法皆令人赞叹不已。明朝万历二十六年的状元赵秉忠的试卷，是目前大陆唯一的殿试状元卷真迹(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宫廷档案中含有几份清代状元卷)，其上的字迹娟秀方正、光洁乌黑、如印刷体般工整严谨，从中可窥古代科举对书法的重视程度。

古代考生进入考场，也需核实身份，他们的“准考证”叫“浮票”。由于古代科技落后，没有照片，只能用语言描述考生特征。比如“姓名：赖以尊”，以此来确认考生身份。古代考场条件艰苦，明清考场叫贡院，里面没有座位，只有成千上万个狭小的单间，长五尺，宽四尺，高八尺(大约长1.67米，宽1.33米，高2.67米)。考生考几天就得在这屋子里待几天，吃喝拉撒睡都在其中解决。晚上睡觉只能蜷缩着，个子高些的连腿都伸不开。考生进考场时，如同现在考生接受严格检查一样，不准夹带，只能带书具、灯具和蜡烛。进去后，单间立马关闭上锁，考生在里面答题。

科举考试体系中，殿试极为重要，由皇帝亲自主持，地点在皇宫大殿。皇帝不仅会现场点题让考生比试，还会通过问话、观察等方式对考生进行综合考察，最后才确定状元、探花、榜眼等名次。据说，武则天即将称帝时，曾亲自主持考试，各地精英云集洛阳，考生多达上万，考试连续进行了几天，这次殿试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资治通鉴》都误将其记为殿试的开创之举，实则抹杀了唐高宗主持的那次殿试。

古代科举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与奋斗，它不仅是古人改变命运的关键途径，更是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缩影。



渐行渐远的皮影戏

□杨兆宏

昨夜梦里，隐约听见一阵锣鼓声，像极了童年时皮影戏开场的闹台。迷糊中仿佛又看见那雪白的影幕在夜风里轻轻晃动，各种彩色的皮人踩着鼓点，从记忆深处浮现。

小的时候，物质与精神都很贫瘠，皮影戏就像一颗缀在夜幕上的明珠，照亮了我们整个童年。过去人家，若是遭了难或者有什么愿望，比如儿子找到了媳妇、抱了孙子、病体康复之类的，就会许愿。要是度过了难关，愿望实现了，就要请戏班子到家唱皮影戏，叫作还愿。

戏班子进村往往是傍晚时分。刚一落脚，班主便抄起铜锣往晒谷场上一站，“咣——咣——”敲得震山响。那激昂的锣声向乡邻们宣告：晚上有好戏看啦！听到这声音，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期待着夜晚早早到来。还愿的人家也会准备好板凳、茶水、香烟、瓜子等，等待着乡亲们来看戏。

用两张八仙桌拼起来，扯上雪白的细布，四角用竹竿支起，便是“舞台”。暮色降临，影幕前早已坐得满满当当。正在人们焦急等待时，“咣”的一声锣响，两盏灯“噗”地亮起，映得影幕如同被月光洗过。原本躺在水箱里的皮影人，此刻在幕后艺人手中活了过来，红袍将军抖着雉鸡翎；水袖的旦角轻移莲步。最难忘的是武戏场面。只听得“呛啷”一声，两员大将的兵器碰出火花，幕后“咚——咋”的声响惊飞了屋后的宿鸟。人们看得入神，恨不得钻进影幕里要两招。一次我偷偷绕到后台，只见两位艺人正忙得脚不沾地：左手的皮影刚要完一个鸽子翻身，右手的刀马旦已踩着鼓点登场，脚板还时不时踩在下面的木板上，两个人的演出却似千军万马。顿时，台下打盹的孩子从梦中惊醒，眼睛瞪得老圆，脖子伸得老长，嘴巴张得老大，口水流到地面而不知。

最喜欢的是“打龙潭”。家乡十年九旱，旱的时间太长，村民们便会邀请戏班到龙潭求雨。三天的连台戏，从《哪吒闹海》唱到《大禹治水》，艺人们的嗓子都唱得沙哑。大人们神情庄重，有的老人见到龙王出来，便双手合十，默默祈祷，仿佛东海龙王真的能带来雨露甘霖。

时光流逝，各种娱乐活动越来越多。皮影戏渐渐失去了它的吸引力，皮影戏班子也逐渐销声匿迹。我最后一次看皮影戏，是考上大学的那年夏天。父亲为了还我考上大学的愿，特意请来附近的老皮影戏班子唱戏。一天的戏唱下来，台下却只有零星几个老人和一些孩子。

如今，广场舞的音乐取代了古老的梆子腔。偶尔在电视上看见关于皮影戏的报道，那些精美的皮影被装在玻璃展柜里，却再没有了当年在幕布上翻飞的灵动。于是，又想起那些跟着锣鼓声奔跑的夜晚。

有些美好注定要成为回忆。那在晚风中轻斗的影幕，那些在光影中演绎悲欢离合的皮影人，那铿锵的锣鼓声，只能在越来越淡的记忆中出现。多希望这消失的皮影戏能以适当的方式，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重温那美好的时光。

灯火里的长路

□杜 鹏

想当年高中那位老教导主任，中山大学毕业的老牌学子，每逢训话，必操着带南方味儿的话音，援引路遥小说里的金句：“人生之旅虽说漫漫长途，紧要之处往往不过几步。”那时咱年纪小，既不懂人生有多长，也不晓得紧要处有多要命。虽有高考悬头，可每日悠悠哉蹉过那树影婆娑的小径，浑然不觉大敌将临，只觉得青春的日子好似没个尽头。

少年哪识愁滋味，老来才知行路难。比起高考，人生更像是一场通关游戏。过关难过关过，道理谁都懂，可这过关时的揪心和挣扎，真真能把人折腾得够呛，更别别说还得边过关边收拾生活里那一地

鸡毛。这么一比，高考倒显得单纯明快了。于是许多人总在后悔，要是当年高中再拼一把，那该多好。

可人生哪有回头路，老是惦记着过去，可就看不见眼前的路和将来的光了。说到底，高考就是人生的一段旅程，不管成绩高低、志向远大还是平凡。它是少年接受社会敲打前的一次淬火，能磨炼意志、锤炼品格，让未来的我们在面对每一次挑战时，更像是一次人生的彩排和演练。有人说，高考要的是结果。可人生的走势，谁能看得一清二楚？你费尽心力追求的果子，未必就乖乖躺在你手心。与其盯着结果不放，不如把目光放长远些，把

人生拉长来看，高考固然是那关键的几步之一，但它早已无法决定我们的一生。只要心怀希望、勇于改变，每一天都能成为关键的那一步。

人，既要有站在山巅俯瞰深渊的胆魄，也得有从深渊爬上山巅的能耐。人生嘛，讲究的是起伏跌宕，而不是一马平川。

当然，领悟这些道理，得付出些代价，或许是几步弯路，或许是数月数年的低谷，还有少年时那光彩照人的绚烂渐褪、冲动鲁莽的性子磨平、滔滔不绝变得沉默寡言、热闹喧嚣转为独处静思。每临高考，瞅见那群熠熠生辉、朝



新的湖水

□吴祥龙

旧的湖水一去不返
新的湖水尚未形成
在此之前
我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
我早已深谙此道
平静地坐在你面前
一遍遍默读你的辽阔与深邃
渐变色的湖水使我一言不发
总是低于世间一切
总是忘了提问与回答
要如何书写湖水退去
才能不带一丝悲伤
我不知道这世间
还有什么能够称得上美好
总是这样恍惚总是突然而来
又戛然而止
遗世的小船从我面前驶过
随即消失的涟漪
没有读懂一个字

小石潭记

□周莉娜

陀螺般高速旋转已甩出生物链
忘记来路、迷失去途
苍白日子薄如蝉翼
风触即碎
刈草取道、惊现石潭、恍然仙境
游鱼吻石，吐诵千古诗经
古筝架桥，下载洪钟大吕
篆刻圣贤铭文
一泓清泉煮茶
滤声色，蒸馏悟道
千金裘焚若百衲衣
满汉席惠及山珍汤

芒种（组诗）

□卞江波

芒种

麦、稻、黍、稷
芒刺在身，有自己的守护者
不知偷食粮食的鸟类
畏惧芒刺
还是稻草人的震慑

我好喜欢麦芒刺破
手指的感觉
鲜血滴入麦粒、滴入麦田
仿佛麦穗在与我嬉戏
我在这份亲近里
似乎闻到了白如雪花的面粉香
看到了面粉蒸出的
开花馒头，包出的水饺
烘焙的蛋糕和面包

芒种不种，再种无用
江南有芒的稻子插秧忙
北方有芒的麦子忙归仓
仲夏时节，繁忙的大地上
鸟兽鱼虫都没有偷闲的时光

种下去的是种
收回来的是粮
芒种要忙，秋天可收粮



光芒

根植泥土
为人类为生灵提供食物
延续的不仅是生命
是多姿多彩的生活
所以，它自带光芒

刺向苍穹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播下了生生不息
播下了子孙后代
勤劳的耕耘者头上自带光芒

你和我都是农民的儿子
我和你都在庄稼院长大
光芒既在寻常之中
又在寻常不可见中
只是我们忽视了它的不寻常
习惯了它的寻常

这便是光芒
照耀到你，也照耀到我

希望

希望就像马拉松
总是在一程一程地努力中
接续、加油、绽放

春种、夏管、秋收、冬贮
季节一层一层递进着希望
我们分秒不息地奔跑向前
种子破土前就牢记着向上

点燃胸怀大志的火把
一路燃放希望之光
每一个季节都是一程接力
每一程接力
都帮我们点亮希望
作物每一程都向上
拔节、长高、灌浆
人生每一程
都是新征程的伊始

循环往复，种子就是希望
坚持不懈，种下才有收获

麦香

多少捧麦粒
和着清明的眼泪，撒向泥土
还没等大地焙熟那颗种子



战火硝烟的年代
多少勇士，身上的干粮袋里
装满炒熟的麦粒
手握麦芒一样的刀枪
守护麦田，守护家园

种在冰上，熟在火上
一粒麦子历尽风雨
还予耕耘者
无数颗饱满的籽粒
装满粮囤，装满饭碗
丰盈着奋斗者的血脉
丰满着老百姓的餐桌

麦子熟了
在巧妇和面点师手里
魔术般地幻化成神奇的美食
有多少人嗅到了麦香里的
汗水是什么滋味……

古城儒林路

□王金玉

黔中腹地，安顺古城，青岩为骨，青瓦为魂。小十字街口，儒林路如一卷泛黄的线装书，六百余年光阴化作墨痕，一笔一画勾勒出石巷的肌理。

晨曦初露，青石板上浮起薄雾。被千万双布鞋打磨得温润的条石，在朝曦中泛着幽光，恍若流淌的银河。临街木楼次第推



开雕花窗，紫檀色的窗棂里漏出安酒香，与檐角铜铃的清音纠缠着，坠在挑水人肩头的竹扁担上。古榕根盘踞墙垣，枝丫间悬着昨夜未干的雨珠，滴落时惊醒了安顺文庙沉睡的石狮。

巷弄深处，谷家宅院的青瓦正蒸腾着晨炊。三重檐马头墙挑起几缕烟岚，门额“诗礼传家”的漆金已被风雨剥蚀，却仍守着明清年间的风骨。转角处戴家银匠铺的铎子声清脆如磬，老银匠眯着眼，将屯堡人家山水的纹样鑿进银镯，叮当声里藏着迎云峰八寨屯堡古村落的故事。

暮色四合时，石板路浸染夕照余温。百年药铺的铜臼捣着杜仲，药香漫过“仁心济世”的匾额，与隔壁茶馆的轿子山绿茶清香在巷中邂逅。茶客们就着紫砂壶啜饮，说书人的惊堂木拍碎暮色，岳飞和杨家将的忠魂在茶烟里复活。重建古城檐下灯笼次第亮起，昏黄的光

晕染透裱画店的宣纸，装裱师用鬃刷抚平《黄果树飞瀑图》的褶皱，墨色山水便从卷轴间奔涌而出。

夜色渐浓，古城换作琉璃世界。霓虹在飞檐翘角间流淌，却未惊扰木格窗内的旧时光。酒肆门前的红灯笼摇曳，映着游客举杯时晃动的影子，陶碗相碰的脆响惊起屋脊上的夜枭。三两个苗家姑娘踩着月色经过，银饰叮当如溪流，绣裙上的蜡染蝴蝶振翅欲飞。转角书斋的留声机悠悠转着，周璇的《夜上海》在砖雕门楣间萦绕，与“安顺遇见”酒吧的吉他声交织成时空的复调。

最是雨夜动人心，檐溜敲打石阶，奏响六百年未改的宫商。雨帘中的青瓦白墙泅成水墨，灯笼在风中摇曳，将“儒林第”的砖雕门额映得忽明忽暗。戴望舒的油纸伞飘过深巷，却不见丁香般的姑娘，唯有老裁缝铺的织机声穿透雨幕，经纬交织着苗岭的晨昏。

石巷深处，我的童年栖息在贵城珂畔韩家染坊的靛蓝里。记得春分时节，外婆将扎染的土布晾在石墙上，蓝白花纹像云贵高原的流云，裹着板贵花椒的辛香。中元节的河灯顺贯城河流淌，载着

气蓬勃的少年，恍惚间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心里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翻涌。

是我们见过太多世面，历经沧桑，心生倦意？是我们走得远了，忘了出发的初衷？是我们遇人无数，忘了自己最初的模样？是我们承受了太多离别与伤痛，需要在静谧与沉默中独自疗伤？而我们所面对、所承受的一切，高考的试卷上可没有。

高考，亲切又温和，从不发怒、不嘲笑。它是我们一切的原点和基准，是人生的起笔和开篇，是命运的参照和预演。不必强求，平常心对待就好。

水中花

□紫苏

我的心事浅薄
被一阵风选择
漫天的花雨坠入漩涡
花香以90度的姿态
垂直落下
腐烂浮萍的手
流过你微蹙的眉



如果欢喜是一种负累
我情愿遗忘时间
所有承受不起的花落
都归于平静

释然
月色当窗
葛宴君
月，饱满如玉
举目远方
从一墨山水的辽阔里
悄然取出您的称谓
连同那一身苍老轮廓

火炕尚存余温
那双手小心翼翼掖紧被角
一次又一次几声犬吠
全然不知
梦，清丽绽放，安然到天亮

石碑清冷
您却找不回火炕的暖
而我还不知道
自己离远方究竟还有多远

纸鸢的残线飘向远方。而今异乡月圆时，总听见巷口的古井在梦中泛起涟漪，并栏绳痕里渗出故乡的晨霜。

近日重游，见老茶馆改为咖啡书屋，银匠铺陈列着苗绣文创。时光的新芽从砖缝里萌发，老银杏的年轮又添几重。游客举着手机拍摄蜡染技艺，拍摄“一个人的安顺”书屋，闪光灯惊醒了门楼上打盹的狸猫。转角遇见曾经地区一中的同窗，相视一笑间，四十五年光阴落地成尘。他说巷尾王记的裹卷还是老味道，辣椒油里藏着我们偷吃被罚站的童年。

离乡的纸鸢，终要归巢。夜深人静时，抚过斑驳的砖墙，触到永乐年间屯堡人的掌温。六百载风雨蚀刻的石巷，将游子的漂泊酿成陈酿。月色漫过马头墙，恍惚见先人提灯夜读的身影映在花窗，忠孝传家的古训随更漏滴答，在青石板上溅起朵朵乡愁。

黎明时分，第一缕阳光爬上武庙茶楼。檐角风铃轻摇，惊破残梦。石巷在晨雾中舒展腰身，将六百年的故事叠进深深褶皱。曾经挑水人的扁担吱呀声里，儒林路又翻开新页，这泛黄的书卷里，永远写着游子归航的注脚。